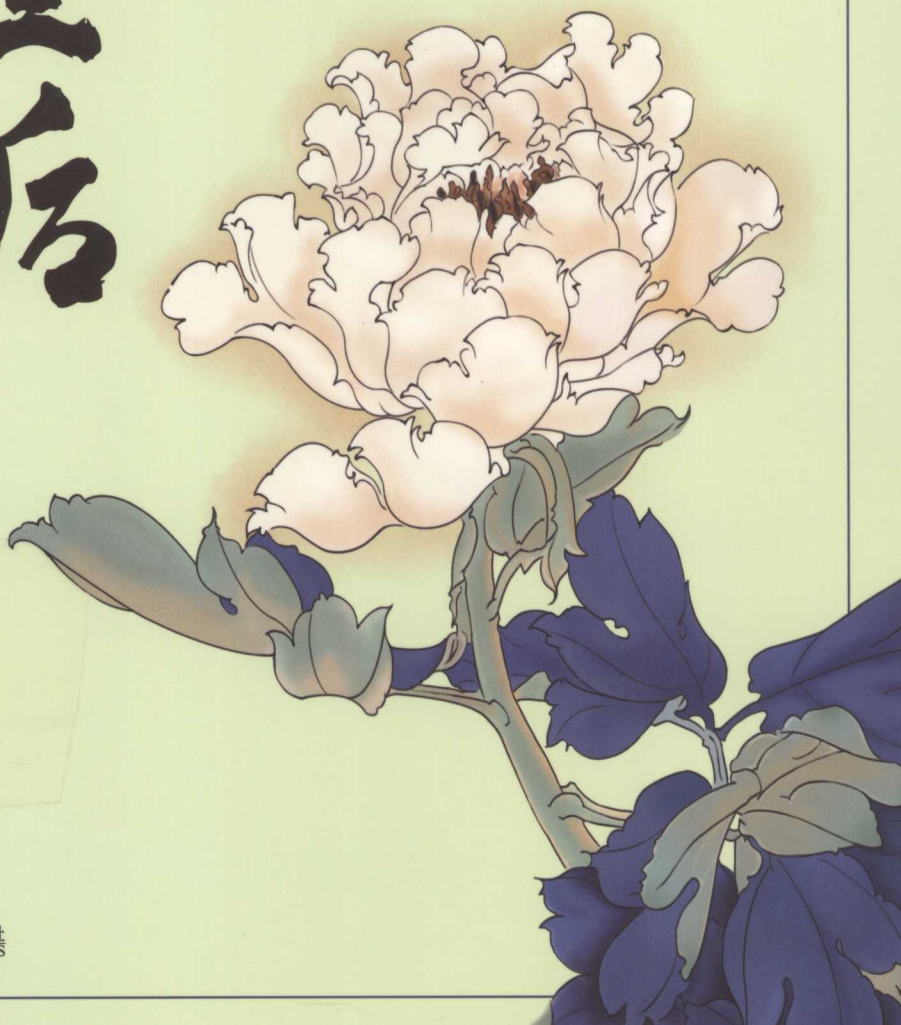


第三册

李恭皇后

原铨 著





第三册

孝恭皇后

原铨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孝恭皇后 / 原铨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108-3894-1

I. ①孝… II. ①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4541号

孝恭皇后

作 者	原铨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邮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980毫米 16开
印 张	66
字 数	1407千字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894-1
定 价	79.00元



第十八章	携手访松子	001
第十九章	林红叶初陨	010
第二十章	草敌虚岚翠	019
第二十一章	芍药妖无格	028
第二十二章	芙蕖净少情	037
第二十三章	问情为何物	046
第二十四章	只是朱颜改	055
第二十五章	紫桐花鸟落	065
第二十六章	五行断肠散	074
第二十七章	夏日涨春潮	084
第二十八章	冠盖满京华	093
第二十九章	伯仲偏相似	102
第三十章	桃花不知秋	111
第三十一章	当解惜餘光	120
第三十二章	云开见月明	129
第三十三章	丹凤翔九州	138



第一章	慈母手中线	148
第二章	浮世尽欢颜	158
第三章	林深叶迷离	168
第四章	终陷泥淖中	177
第五章	猎猎驾长风	186
第六章	曲别音姿煌	195
第七章	众木爱芳春	205
第八章	蒿莱行径藏	215
第九章	寒山伤心碧	225
第十章	人心探狡计	234
第十一章	蛾眉妆不成	243
第十二章	高树易悲风	253
第十三章	云鸟俱凄迷	263
第十四章	青冥犹契阔	273
第十五章	死亦长相思	283

第十六章	长门孤影暗	293
第十七章	回望土木堡	302
第十八章	尾声	311
番外一	飞花轻似梦	316
番外二	参商暮云间	324
番外三	岁暮冰雪寒	331
番外四	残雪翠微里	338



携手访松子

第十八章

这一次册封，除了立皇后和贵妃外，还有太子良娣何嘉瑜为惠妃，良媛刘维为淑妃，这两个妃和贵妃一样都是有册文的，有印，无宝，只有皇后，有金印、金宝和金宝。

其余还封良媛赵瑶影为贤嫔、良媛袁瑗薇为丽嫔，封太子昭训何宜芳、焦甜甜、徐澜羽三人为昭仪，宁承徽虽然出身卑贱，但念其曾有身孕，封为婕妤，这些就只有位分，没有册文了。但相较一些金印都没有的美人、选侍，好歹算是一宫之主。

册封皇后的时候，宣德帝命太师英国公张辅为正使，定国公徐景昌为副使，安远侯柳升持节，宝册上赞胡氏端庄统一、柔顺肃雍。说两人：琴瑟和乐，有关雎好逑之美；赞胡善祥：夙夜儆戒，有鸡鸣相成之贤，事上秉孝敬之心，待下隆宽仁之惠，允言淑德，宜正中宫。特遣使赍册宝立尔为皇后……

册封孙清扬则是以太保宁阳侯陈懋为正使，副使少师兼吏部尚书蹇义持节，册文上说：……朕兹嗣统之初，肇建中宫之位，嘉乃贤淑，宜有褒升。尔孙氏毓自名门，早膺慎选嫔于春宫之久，茂昭女德之华。恭肃惠和、谐琚璐珎璜之节；静庄统一、循诗书图史之规。适予关雎乐得之心，克谨鸡鸣儆戒之道，夙夜匪懈辅益良多，用加祿翟之荣，俾冠轩龙之贰。特封尔为贵妃……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孙贵妃的册文，是宣德帝字字句句都亲自斟酌过的，不像皇后的册文，泛泛而空洞。

太后看着那些册文，就想起去年里自己和郭贵妃的册文，当时只觉得花团锦簇，尽是些好词，如今再细细琢磨，洪熙帝待贵妃的情分，到底与自个儿的不同。也为着这个原因，她更加疼惜皇后，怜她贤良，惜她孱弱。

黄琉璃瓦歇山式顶，龙凤和玺彩画，门窗双交四椀菱花榻扇式的长宁宫里，益静带着一众宫女、内侍正在给孙清扬道喜。

等众人领了赏红退下之后，桂枝喜滋滋地说：“贵妃娘娘，您如今所居长宁宫，虽说是皇后的意思，但就是奴婢也看得出来，是皇上想您离他近些，东西六宫，东边为尊，皇上连长宁宫都让您住着了，这可比先皇时候的郭贵妃还要尊崇。”

孙清扬淡然一笑，拔下头发上的榴花镶宝金簪，披散一头青丝：“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以贵妃之身享受副后的待遇，有时候，本宫都不明白皇上这样，究竟是宠本宫还是害本宫。”

她看向立在一边正收拾所余封红的益静：“益静姑姑你得管管下面的人，叫他们明白居宠而不骄，富贵而不躁，当名利而能持，度进退而能守，不然这样下去，别人先不说，咱们自个儿就轻狂起来，岂不早晚步先皇贵妃娘娘的后尘？福静如今走了，苏嬷嬷年长，万事都得益静姑姑你多担待些。”

福静因为上次用口技装洪熙帝，帮着如今的太后瞒着朝臣后，已经功成身退，她因为这个本领，被荐到朱雀底下当差，也算是一展所长。

离开深深宫院，能够自由地生活，况且又能依自个儿的本事过活，福静虽然不舍，却也去了自个儿的新天地，所以孙清扬跟前，就越发倚重益静。

益静拿起桌上的黄杨木梳轻轻帮她梳理，虽然不像桂枝喜形于面，却也比平日里多了几分喜气：“贵妃娘娘怎可如此辜负皇上的一片心？皇上如今好容易能够自己做主，自然不甘让您蛰伏他人之下，虽说奴婢是后来的，但奴婢先前就听陈丽妃娘娘说过，在皇上的心里，只有您才是他的结发。如今他登基为帝，尚且不能随心所欲，只怕即使是这样，皇上还觉得您委屈呢，怎么会害您呢？皇上他是给您什么都觉得弥补不了那些年您受的委屈。”

孙清扬嘴角却含了一抹忧虑，连平日里老成的益静姑姑都这么说，长宁宫的人，私下里还不知怎么得意呢。

她端然道：“姑姑这话差了，宫里的后妃，都是为了让皇上高兴，绵延皇嗣，哪儿有什么委屈？本宫从来不觉得有半点委屈，若不是嫁到皇家，本宫又怎么有如今锦衣玉食的生活，难道定要成为那六宫里头的独一份才叫不委屈吗？母后、皇后，何尝没有她们的委屈？只是皇上心结颇重，本宫劝也劝不得，上回他说要给本宫副后之仪，本宫劝了之后，皇上索性直接去找皇后说了，这后宫里头的东西，要皇上插手，知道的，会说本宫得皇上宠爱，不知道的，哪个不说本宫轻狂？现如今，本宫就是说并无此心，也没人信的。”

一旁举着菱花镜的桂枝笑道：“可不是嘛，回回贵妃娘娘越是推辞，皇上就越宠着您，给得越多。依奴婢之意，贵妃娘娘若真不想要，下回索性坦然受之，说不准皇上还改了主意呢。”

益静看了桂枝一眼，想想刚才孙清扬所说的话，点头应道：“贵妃娘娘说得有理，奴婢也听说之前太后为了给贵妃娘娘副后之仪一事，训导了皇上，而且太后心里，对贵妃娘娘也存了偏见，若是咱们宫里头，不知收敛，太过招摇，将来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太后娘娘只怕都会盯着贵妃娘娘。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皇上为娘娘打算也该稍微收着些。不过，就像桂枝说的，您越推辞，皇上越觉得您委屈，所以皇上那里，娘娘就是要劝，也得换个法子。”

孙清扬点了点头：“姑姑说得是，本宫是得换换法子。”

再见到朱瞻基时，她索性单刀直入地问：“皇上您把臣妾抬得这样高，是想让

皇后难堪，还是让臣妾摔得更狠？”

朱瞻基做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清扬，我为你做的这一切，你真的不明白吗？”

孙清扬嗔怪道：“皇上为臣妾所做的一切，臣妾自是明白，可皇上您明不明白，把臣妾抬得这样高，底下多少人妒忌着，多少人怨恨着，臣妾岂不是天天都像在油锅边上待着一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人推搡下锅。”

朱瞻基笑了起来：“清扬，你现在是贵妃了，不像从前是皇太孙贵嫔、太子良娣那样，上面压着你的人数不胜数，任何一个娘娘，都能找你的麻烦，你不得不谨小慎微，如今——”

他的手指往上竖了竖：“你上头，就是母后和皇后两个人，母后轻易不会越过皇后来管你，皇后那绵软的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绝不会故意找你的岔子，至于其他的妃嫔，你叫她们站着，她们就不能坐着，你还怕什么，我的贵妃娘娘？”

听了朱瞻基的话，孙清扬仿佛才从梦里醒来一般：“说得也是啊，现如今不比从前，您是皇上，臣妾已经是贵妃了，就是飞扬跋扈，在这宫里头横着走，也没什么人能把臣妾怎么样了。”

朱瞻基得意地抬了抬下巴：“可不是嘛，你只管把我侍候好就是，走，给朕侍寝。”

见屋里没有其他人在，孙清扬拿起罗汉榻上的枕头砸到朱瞻基身上：“是什么是啊，皇爷爷的贵妃，父皇的贵妃，都是什么下场？张贵妃病故，和王贵妃脱不了干系，王贵妃病故，是她自作孽，还有那郭贵妃……在这宫里头，得宠了就会有人惦记着下刀子，皇上只有一个，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僧多粥少，您哪回来臣妾这儿，第二天去请安的时候，臣妾不是感觉身上冷飕飕的？您的宠爱，可是为臣妾招尽人妒恨了。”

朱瞻基握着她的手，把她拖到自己怀里，低声笑道：“七十二妃，如此说来，我这后宫里头，还少了好些呢，等明年选秀，得好好挑一些补充。至于妒恨，你觉得不喜欢吗？那为何我每次来……是谁说喜欢我的宠爱，嘤嘤呀呀叫得那么畅快？比起守着孤灯冷夜而言，还是招人恨来得好些吧。”

说话的时间，他已经上下其手，将孙清扬身上的衣服剥了个精光。

“虽说二十七日斩衰期早就过了，可父皇毕竟是您的至亲，这样急色色的，如何使得？”孙清扬紧紧拉住中衣，涨红一张粉面，半是哀求半是嗔怪地说。

朱瞻基轻揉慢捻，暧昧笑道：“这可是母后的意思，今儿个早起，我去给母后请安，母后还说她想早日抱上孙子，说是父皇当初只让君民服二十七日斩衰期，就是因为担心按至亲守孝一年三载的，会耽搁我的子嗣。”

他当然不会告诉孙清扬，太后的意思，是让他多到坤宁宫去，早日诞下嫡子。

郭贵妃的事情，不仅令后宫的女人们震惊，就是朱瞻基也为此想了许久，若是自个儿百年之后，走在了清扬的前面，清扬会不会也像郭贵妃似的，被皇后逼死？虽然他知道郭贵妃是自愿殉死的，但以母后那等要强的性子，只怕郭贵妃就是不殉

死，她也容不下。

郭贵妃只怕也是明白这点，宁愿殉死，既全了和父皇的情分，还引得母后对她的三个儿子怜惜。

朱瞻基只要一易地而处，胡善祥将来或许会容不下孙清扬就不寒而栗。

他担心真到了那一天，就算自个儿留下遗诏也护不住她，若胡善祥起了心，孙清扬到那会儿如何能保护她自己？妃嫔是妾是臣，皇后是妻是君，若皇后起了心，有的是法子整死一个妃嫔，哪怕那个妃子再受宠，尤其是待皇帝龙驭宾天之后，后宫里头，就是皇后的天下。

不光是郭贵妃，就是历朝历代，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

虽然现如今胡善祥确实贤良大度，甚至对他的冷淡沉默无言，但这是她的内心吗？她真的一点儿都不在意自个儿心里眼中只有孙清扬，予她只是嫡妻的尊重吗？

他不敢肯定胡善祥一直会这样守着本分，所以越发坚定了要立孙清扬为后的念头，他觉得唯有如此，才会生死都能护住她。

头一步，就得让这个长子是清扬生的，尔后，再图其他。

也许，天意要助他，所以这么些年，皇后虽有所出，却只得一个女儿，其他的人，也不曾诞下皇子。

就像是要等着他登基，能够自个儿做主的时机。

所以，他怎么可能去皇后那里，让母后或者是皇后，抑或其他人有机会将来伤害到清扬呢？

到了他现在的年龄，无论是谁，只要第一个生下皇子，将来成为圣母皇太后的可能性就很大，若是皇后，那就是名正言顺的母后皇太后，母凭子贵，母仗子势，他的清扬岂不是成了任人屠宰的羔羊？

他现在能够自主了，决不允许那样的事情发生，即使是可能，也绝不允许。

必须是清扬给他生第一个皇子，那孩子，将是他的太子，继承他的天下。

清扬，若不如此，倘若我走到你的前面，你如何保全自己？到那个时候，我纵有通天彻地的本事，又如何上穷碧落下黄泉，给你寻一个固若磐石的未来？

他用力抱紧孙清扬。

孙清扬觉得朱瞻基这夜格外热情，仿佛要将全身的精骨融化到自己身上。

他双眼灼灼，似要喷出火花来，低下头在她唇上吮、吮不止，一只手扯着她的裙带……

只是片刻，孙清扬的衣裙就尽褪到底，里面的小衣，衫儿半落，露出粉嫩晶莹的两条玉臂，胸前挺拔高耸，软乎乎的身子，浑圆纤细的腰，那夹杂着少妇妩媚和少女清秀的样子，竟比豆蔻年华时的她还要令朱瞻基觉得勾魂摄魄。

……

孙清扬却喊痛用力推他。

朱瞻基因为想着早些让孙清扬再怀上身子，好给他生个皇长子出来，心里就有些急，见孙清扬喊痛，本想离开，那里却如同进入了沼泽地一般，身不由己地陷

落，再不肯完全抽离。

他想着自己待她的一片心，她有时似乎知道了，有时却不明白，像今几个这般怪自己宠爱她太甚，可偏偏自个儿不敢把一心要立她为后的想法说出来，怕她为了守着本分，为了免母后和胡善祥伤心，越发不许他近她的身子。

想到虽然与孙清扬同床共枕恩爱有加这么些年，她却始终冷心冷情的，不肯逾越规矩半步，自个儿过来了她款款相待，自个儿走却不见她念着，看似有情却无情的样子，朱瞻基有些恼恨。

若依他对其他人的脾气，早就该好生打一顿板子关起来丢开不理，然而他偏偏舍不得，她难道就不知道自己对她的一片心，哪里用得着管什么规矩？他要她任性，要她恣意，要她自由自在地活着，他当初为着自个儿的心思，留她在这深深宫院之中，可看着她有时望着天空中的飞鸟走神的样子，他心里无比痛惜。

所以，他要给她更广阔的天地，唯有让她站在更高的地方，才能和自己一般，共享这万里河山。

不舍得罚，不舍得骂——更不舍得打，也只有在两个人独处的时候，如此这般发狠收拾她个爽快。

想到这些，他心里头一阵热一阵冷，好像唯有把她抱得更紧才能让她明白自个儿的心似的，完全无视孙清扬的推拒。

一念至此，朱瞻基哪还顾旁事，越发癫狂起来，虽癫狂，却也怕她过后生气，会与自己赌气，所以身子底下虽然狂放，却俯身亲吻着她，在她耳边一声声唤着：“清扬，清扬，心肝宝贝，这会儿还想推开我，你还想跑到哪儿去……乖乖地给我是正经……好好的……或者是这样……”说着肉麻的话，做着肉麻的事，在自个儿癫狂之余，还不忘了照顾孙清扬的感受。

渐渐地，也勾得孙清扬心里有些躁动，身子扭动起来……

到了后来，因为高潮频频，她甚至开始犯起迷糊，只想他早了事，自己好睡上一觉。

朱瞻基自幼就习得一身武艺，加之这些年在后宫里妃嫔们为了争宠各使手段，早把他练成了风月中的能手，这段日子，先是去了南京，然后又是守孝，久未碰女人身体，积了许久，好容易开荤，哪肯草草完事？

这一夜，他恨不能把身下的人揉搓成片，吞进肚去，化在骨里，两个人融在一起，因此越发神勇，折腾起来没完，玩尽了花样，折腾得孙清扬忽高忽低死去活来，仍未尽兴……

不觉窗外天际已现鱼肚白，孙清扬着实有些受不住，她又累又困，想洗澡也想睡觉，可身上的男人不过是半夜里歇息了两个时辰，这会儿又跟没事人一般，重新来了劲头。

孙清扬不禁有些恼怒，使尽全身力气推了他一把，气道：“皇上这是几百年没见过女人了吗，这么不顾自个儿的身子？再不老实些，瞧我以后还依不依着你了。”

朱瞻基听了却涎皮涎脸笑道：“这后宫里头有的是女人，可这段时间我何尝沾

了半个？况且，这会儿工夫，你若不怀上身子，我哪里还敢去招惹旁人，好清扬，你就依着我吧，不然那里头的火发不出来，岂不要了我的命？”

如此这般努力，竟是为了让她再怀上身子，听着这话，孙清扬知道郭贵妃之事，不光是后宫里的妃嫔们受了影响，就是朱瞻基也一样担忧上心，朱瞻基笑着说这话，她竟听着觉得有些心酸。

说起来，朱哥哥如今是皇上，富有四海，有权、有地位、有能力、有钱，三宫六院，多少漂亮年轻的女孩子任他予取予夺，他却偏偏执念在自个儿的身上，难道真像庄静姑姑所说的，是自个儿的身子与众不同，所以让他离不了？抑或是青梅竹马的情分，就这般强烈，令他生死都要护着自己？

或许，再过些年，等他陶醉于巅峰的权力，会发现帝王的世界里，情爱只是非常小的一个点滴，如今这般强烈到生死相许的感情都会云淡风轻，但这一刻，他确实是全心全意地在爱自己，自己又何必因为担忧将来的变数，连当下的快乐也放过去？

这个时候，孙清扬才真正用一种愿意完全打开自己心门的态度来接受朱瞻基，并给予相应的回应。她忽然觉得，嫁给这个男人没有错，并不是因为他是皇上，是这天下之君，而是因为他对自个儿的一片真心和赤诚。

想到他一玩起蛐蛐，就像个孩子似的笑容灿烂，孙清扬有些心疼地想：他为了让自己当上贵妃，安享副后之仪，用了多少心神，顶了多少压力，甚至不惜在母后跟前陪着笑，一味地讨好，这么些年，就是为他自个儿也不曾如此过吧，唯有在玩蛐蛐的时候，他才能完全抛开那些个烦恼，笑得畅快淋漓。

还有就是在云雨之后，他能释放所有压力，安睡一夜。

改天，自个儿得给他找几只得力的蛐蛐。今几个，就顺着他的意思，随他胡来吧。

之前朱瞻基说过多少情话儿都未能完全打动过孙清扬，只今几个的几句却仿佛钻进了她的心窝里一般，她越想越觉得压在身上的这个人，可怜可爱，有了这样的心性，她哪还有什么底气抵抗，任凭他继续折腾，唧唧嚶嚶地婉转承欢……

也不知过了多久，孙清扬最后实在撑不住，昏睡了过去。

这一昏睡后，再醒来时窗外已经是艳阳高照，错过了给皇后请安的时辰。

孙清扬睁开眼，罗帐中却不见朱瞻基的踪影，她动了动身子，只觉腰酸腿疼，浑身无力，就跟胳膊腿脚都不是自己的一般。身子虽不舒服却清清爽爽的，并不似夜里那般黏腻腻的难受，掀开锦被瞧了瞧，自己洗了澡还整整齐齐换了身里衣。

七月末的早晨，阳光晒过草叶清香阵阵，粉墙上的紫藤一架架开得正旺，一簇簇的紫红花瓣被阳光照着，就带了点金边，妖娆地从碧绿的叶间垂下，串串花序悬挂于绿叶藤蔓之间，瘦长的荚果迎风摇曳，繁花满树，触目炫灿。

紫藤本是三四月里开花的，御花园有个姓丁的花娘，不知使了什么手段，今年竟然让它在七月里开了花，引得后宫的妃嫔们竞相前来观看，有的还赏了钱给丁花娘，让她帮自己制成姿态优美的悬崖式盆景，置于高几架上，好将一树的繁花时时看着，取个好兆头。

紫藤架的旁边，有数十棵雄伟苍劲、挺拔顺直、树高入云的红松树，阳光透过虬枝斑驳洒下，在孙清扬的脸上印下一个个光圈，越发衬得她眼眸雪亮，因为出了一身大汗，青丝纠缠在一起，凌乱地伏在耳后，她雪白的肌肤在蓬松的树下，越发明艳照人。

她站在那里，听到上面有轻微响动，就会立马全身绷紧，仰着头看着树上，仔细观察。

一大早，就被朱瞻基拖着穿上劲衣，跑了好几圈，说是霍医女讲她应该加强运动，这样才有助于承孕，然后又兴致勃勃地带她到树下寻松子，说是松子去死肌、散水气、润五脏、逐风痹寒气，虚羸少气补不足，久服身轻，延年不老。

孙清扬认为他不过是找个名目玩罢了，皇上要想吃松子，什么好的没有，还犯得着自个儿来采摘吗？

因他近日国事繁重，也乐得陪他疯闹，两个人还比赛看谁摘得多。

七月采摘松实，过后落地难收。

偶然，有一两只飞鸟滑过天际，引得树枝簌簌，或是一阵风，都能带下许多松子来。

两人像孩子一样，每发现一个，都会换来惊呼。

“清扬……”朱瞻基声音低沉，如同松涛阵阵传来，她的名字在松风之间，异常温软缠绵。

这声音唤得孙清扬心生涟漪，她微微一顿，望向树上的目光收敛，羽睫覆盖下的眸子转为平静，才笑盈盈地将身子转过来，她的声音软糯：“皇上唤臣妾何事？别是因为要输了，故意扰臣妾的时间吧？”

心底触动，她的眉眼越发撩人，朱瞻基反手将她的手攥住，紧紧包裹在自己掌心。

孙清扬一愕，长睫低垂须臾，抬眸冲他微笑。

“没事。”他低声道，眼睛里温柔带笑，双眸在松树的阴影下越发幽深，如同深邃寒潭，而潭中，是她的绰约身影，“我就是想叫叫你的名字，感觉到你与我在一起……”

好像她是冰雪，阳光下就会消融一般。

“什么呀？”孙清扬含笑，一双眼眸中涟漪再起，娇媚里幻化出一些怜惜，如同阳光照在他脸上，声音酥软地说，“臣妾与皇上在一起，如今已经十五年了……”

十五年了，从她八岁进宫，如今已经十五年了。

是啊，十五年了，朱瞻基望着眼前的佳人心生感慨。

十五年了，她那个稚气灵动，浅笑如初荷般清新透亮的小姑娘，长成了笑意烈烈如牡丹盛开的小妇人。

将锋芒与娇媚藏匿于温婉雍容之下，她惯于周全，不急不缓，到如今一抬腕一凝眸都是难以言喻的风韵，那幽深气质，好似泥沼，让自个儿一旦跌入便不停深陷，直到彻底沉沦。

孙清扬却在想昨几个夜里。

想起昨几个夜里，他一夜折腾，天明时还记得替她洗浴更衣——照拂周全，心中就好似被钝器割着一般，疼惜缓缓，一点点渗进骨头里。

朱瞻基扬眉笑了，依旧牵着她的手，不肯松开。

“皇上要是累了，咱们就歇息去……”见他神色有些倦态，孙清扬像哄孩子一样低声道。

可是，他想陪着她。

虽然自己登基以来，对皇叔汉王朱高煦、赵王朱高燧的赏赐比其他王府都优厚，但他知道，两位皇叔，一直就没死过心。

尤其是汉王，他这个二皇叔，昔年杀敌战场上功劳赫赫，论单打独斗的勇力，哪怕是当初的成国公朱能也比不上他，也因此当年朝中武将几乎清一色地支持他做太子，虽说后来被皇爷爷强制就藩，但他先后的封地，光是汉王府，就有云南、南京、青州、乐安四处，就是如今底下的精兵强将也不少，有不少人愿意为他效死，更别说他用私产蓄养的那些个死士。

皇爷爷崩逝之时，二皇叔之子朱瞻圻当时正在北京，窥视朝廷情况，迅速报告其父，一昼夜信使往返六七次，皇叔也曾连日派人潜入京城，伺机叛乱，要不是父皇和自个儿准备充分，或许就会叫他得了手。

父皇登基后，获悉此事并没怪罪，反而对他越发厚待，亲笔书信将两个皇叔召回京城共同扶棺入陵不说，还增其岁禄，赏赐数以万计，然后虽命其返回藩地，却将朱瞻圻和赵王的长子都封了世子，其他儿子均为郡王。

等到父皇龙驭宾天，自个儿从南京回来奔丧，若不是计划周到，只怕二皇叔企图在路上伏击的行动就能将自己劫杀，虽说那事查无实据，过后自个儿也轻轻揭过不提。

朱瞻基学他父皇当年一般，厚待两位皇叔，却心知那些不过都是缓兵之计，给天下人看的，等有一日，若汉王、赵王再行反叛之事，也就怪不得他心狠手辣。

想到连山东威海卫都有人心怀叵测，与他那位汉王皇叔勾连叛逆，妄想不轨……

朱瞻基就觉得，眼前这眉目如画的妙人，才是让自个儿心里安静惬意的唯一所在。

“清扬，你唱个歌儿给我听吧……”朱瞻基低声道，明亮的日光透过叶间缝隙，落在她的脸上，容颜更加风流夺目。四周的紫藤繁花盛开，触目都是撩人春色，而她的模样竟比从前还要动人。

站在青翠松树下的她，四周是紫藤的繁华，一身孔雀蓝的织锦劲装，用了条抹额，额间装饰一颗淡红色的宝石，大气又不失婉约。纤巧圆润的耳垂塞了两粒珍珠米大小的耳钉，脂粉微施，那双眼眸，温软中波光潋潋，眉梢挑起慵懒，眼角携带风情，平添夺目光华，惊鸿一瞥间，如同繁花绽放异彩。

极少在白日子里与她这般相见，他看得有些痴了。

孙清扬笑起来：“皇上要听歌，应该去找淑妃，她的嗓子最好，又会唱皇上喜欢的行军慷慨激昂之歌。”

朱瞻基把她的手抬起来，在自个儿的嘴上印一印：“这会儿，我就想听清扬唱

支曲。”

“皇上想听什么？”话已至此，孙清扬也不再推辞，虽然她唱腔算不上好。

“你会唱什么？”朱瞻基有点惊喜，他从未听过孙清扬唱曲。

因为唱得不好，所以会唱的不多，好在喜欢的词曲众多，虽然拿不出手，却也能选首应景的。

沉吟片刻，孙清扬朱唇微启：“还山吟，天高日暮寒山深，送君还山识君心。人生老大须恣意，看君解作一生事，山间偃仰无不至。石泉淙淙若风雨，桂花松子常满地。卖药囊中应有钱，还山服药又长年。白云劝尽杯中物，明月相随何处眠。眠时忆问醒时事，梦魂可以相周旋。”

低低转转，唱得缠绵悱恻，唱到“眠时忆问醒时事，梦魂可以相周旋”时，更是缠缠绕绕相思入骨的感觉，倒把唐朝高适的这首唱与友人的《还山吟》唱得如同情话一般。

朱瞻基低头亲了亲她的额角：“我也有一首唱给你。”

折下一个松枝，当成剑舞，一时间龙吟虎啸：“尝闻庞德公，家住洞湖水。终身栖鹿门，不入襄阳市。夫君弄明月，灭景清淮里。高踪邈难追，可与古人比。清扬杳莫睹，白云空望美。待我辞人间，携手访松子。”

虽然曲里暗含了自个儿的名字在中间，但他刚刚登上帝位，却唱出这样一首出世的曲子，意头就有些不好，孙清扬背上不免生出一丝凉意，强笑道：“皇上唱得真好，可臣妾就好生生站在您的面前，哪里有‘杳莫睹’了？皇上又何曾‘白云空望美’呢？不行，皇上得再罚一首。”

朱瞻基心思电转，立刻想到自个儿唱李太白的这首《寄弄月溪吴山人》令孙清扬心里生出不好的念头，遂不露声色，改唱了一首唐朝张乔的《题小松》：“松子落何年，纤枝长水边。斫开深涧雪，移出远林烟。带月栖幽鸟，兼花灌冷泉。微风动清韵，闲听罢琴眠。”

孙清扬这才露出笑容：“也不知几时皇上能够闲下来，咱们也过过微风清韵、听琴入眠的日子。”

朱瞻基拥住她：“今年冬天，带你到小汤山去，那儿的温泉很好，咱们天天听风弄琴，过一段神仙生活。”

孙清扬正想答应，转瞬间，却瞧见他神色微微迷茫。

是啊，如今他要打理整个天下，国事繁杂，哪里去寻那样一段时光，闲散自在、随心所欲？

清扬杳莫睹，白云空望美。待我辞人间，携手访松子。孙清扬微微闭目，他的声音犹在耳畔萦绕，却不承想，十年之后，一语成谶！



林红叶初陨

第十九章

八月末的紫禁城，探金英知近重阳，苍苍桂影，菱荷丛一船秋光，暗香浮动。柳岸芳堤之间，时时可以听见几声黄莺的啼叫，清脆的鸣声婉转悠扬。

坤宁宫的大殿里，皇后胡善祥端坐在上，眉宇舒展，神态安详。她头戴龙凤珠翠冠，深青色的霞帔，织金云霞龙文，铺翠圈金，饰以珠玉坠子，琢龙文，前后织金云龙文的红鞠衣，一派雍容华贵。

大殿里，请安之后，十来位妃嫔按着位分高低，依次坐在黄杨木交椅上，有的端了茶默默饮啜，有的拿了水果、点心品尝，还有些，就与跟前的妃嫔絮絮而谈。

皇后右手下第一位坐着的是贵妃孙清扬，她身穿贵妃的常服，铺翠圈金的衣衫璀璨闪耀，华美异常，越发显得她肌肤如玉、清丽出尘，此刻，她正面带着慈爱的笑容，看大公主瑾秀拿了一个拨浪鼓，逗着路还走不太稳的小公主瑾瑜玩。

甜美的昭仪焦甜甜伸出如春葱一般白嫩水灵的手，拈起桌上白玉盘中的一块底部小巧圆实，上面堆满雾凇一般的酥丝糕点，放入口中，细细品尝。尔后，她露出一脸甜蜜的笑容，向着孙清扬笑道：“孙姐姐，这凤尾酥要给小公主吃点不？皇后娘娘这里的凤尾酥可好吃了。”

孙清扬还没答话，大公主瑾秀撇了撇嘴：“妹妹小，不能吃，瑾秀也不吃。”

端坐在上的皇后和颜悦色道：“焦昭仪，她们两个还小，牙齿没有长好呢，不能吃甜食。大公主本宫都不让她吃甜的，何况是小公主，才一岁多点，更不能吃了……”

说话的时候，胡善祥大多数时间，眼神都在四岁多的女儿瑾秀身上。

孙清扬笑道：“是啊，小孩子牙齿没有长好之前，都要少吃甜食，大公主乳牙都没换呢，小公主更是连乳牙还没长全，吃了甜食，最伤牙齿，本宫那边，连这些个糕点都不敢摆！”

焦甜甜微微一笑，吐了吐舌头，娇俏地笑道：“瞧臣妾，没当过母亲，什么都不懂。”

为了补偿自己刚才的失言，她连连赔罪道：“皇后娘娘，孙姐姐，你们别见怪

啊。臣妾年纪小，又没有生养过，真的不知道原来养小孩子有这么多费心的事情。”

孙清扬温和地点头，嘱咐身后的乳母带小公主她们到一边去玩，然后对焦甜甜笑道：“俗话说得好，‘养儿一百岁，常忧九十九’，这做了母亲啊，就时时刻刻都会记挂着孩子，她们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吃得好不好，怎么才能吃得好……全成了叫人担忧的事情。”

下首坐着的美人花艳融听了，接过话头笑道：“可不是嘛，臣妾们一看贵妃娘娘就知道这养小孩如何含辛茹苦了，您这养着胎呢，还得时时照看着小公主，眼睛都不错一下的，平日里，对皇后娘娘处处谦和恭敬不说，这怀着身子还来晨昏定省，风雨无阻。其实就是为了您腹中的皇子，也该听皇后娘娘的劝，在长宁宫里调养身子多休息休息……”

花艳融舞跳得很好，皇上登基后，宴请来京恭贺的藩王时，秦王朱尚炳献了一队舞伎，她是领舞的那个，因姿色出众，艳如其名，在皇上除服之后，封为美人。

花艳融虽然出身市井，但人很聪明，进宫后不久，她就搞清楚了当前的局势，本来按她的想法，是要依附孙清扬的，毕竟，她一个美人，家里又无权无势，想独善其身，光靠着皇上的新鲜宠爱在宫里长久立足根本不可能，但后来听人说，宫里头，再不得宠的皇后，也掌着生杀大权，尤其是皇上龙驭宾天，妃嫔们有没有活路，都在皇后的手里，所以，她平日想尽方法和皇后亲近。

可是，贵妃孙清扬这些年占尽皇上宠爱，最近又被太医确诊已经再次怀孕，按大家的说法，先开花后结果，她先前生了一个公主，这会儿得是个皇子，要不是她已经是贵妃，再升上去除非先废了皇后，恐怕光是诊出喜脉，就会再晋位分。

饶是如此，皇上的赏赐也是隔三岔五，接连不断。

而且，皇上膝下，目前只有皇后所出的大公主，贵妃所出的小公主两个女儿，就是太后，也十分在意贵妃这一胎。这宫里，谁都知道，皇上对皇后虽然敬重，却除开祖宗规矩定下的初一、十五那两日，鲜少留宿坤宁宫，所以，即使皇后想怀个嫡子出来，也不容易。

因此，若是贵妃这一胎能平安地生下皇子，那么这个孩子就是皇长子，依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祖宗家法，将来这位皇长子极有可能就是皇太子，甚至是以后的大明天子。

花艳融自然想两边都讨好，两边都不落空。

当然了，私下里，此时得宠又再度怀孕的贵妃，已经成为众矢之的。

焦昭仪笑道：“可不是嘛，孙姐姐真是有福气啊，小公主才一岁多点，这就又怀上了，等明年里生下个皇子，咱们大明江山就能后继有人啦！”她声音甜，说出这一串话更是可了劲地轻快，仿佛确实真心真意为孙清扬高兴。

然而，她的眼角却在打量皇后和贵妃的反应。

皇后胡善祥面容沉静，看上去，似乎和之前的神情一点都没有变化。

孙清扬笑容温柔：“如今还说不就是个皇子呢，而且，纵然是个皇子，也轮不到他来承继江山。太医说了，皇后娘娘的身子调理得差不多了，随时可能承孕。”